

楔子

繼慕聲瞪大雙眼，鮮血從他的口中噴灑而出，濺了顏無雙一身一臉。

顏無雙愣愣的看著他，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她不過像往常一樣讓他喝了自己親手燉的補湯，一切都與往常無異……

「世子？」她顫抖著雙手抓著他的手臂，而他也抓緊了她。

繼慕聲用疑惑的、受傷的眼神看著她，「雙、雙……」

「不、不是我，不是……」顏無雙搖著頭，她想大喊「來人」，卻發不出聲音。

「我……」繼慕聲眼底的驚恐及疑惑慢慢的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溫柔及依依不捨。

意識到他的生命快要消逝，驚恐席捲了顏無雙的心，聲音衝破了阻礙，她慌亂大喊，「來……來人！家樂！快來！」

「雙雙……」

他緊緊的掐著她的手，依戀不捨的叫喚她，可話音未落，他便嚥下最後一口氣，閉上眼睛。

定安侯世子繼慕聲的生命在二十四歲這年結束。

而顏無雙也立刻被定安侯夫人鄭眉押進侯府的柴房，等待人在邊關的侯爺繼君行回府發落。

繼慕聲死於中毒的事在府裡引起軒然大波，只因凶手是與他成親一年的妻子——顏無雙。他是喝了顏無雙親手燉的補湯後毒發身亡，即使已經氣絕，他手卻還緊緊的掐著她的手沒鬆開，像是在控訴著她的惡毒陰狠。

顏無雙想解釋，想洗清自己的冤屈，可卻沒有人願意聽。

顏無雙是已故的從五品升授奉直大夫顏斯的庶女，在家行五，生母杜織娘是顏斯正室趙芸娘的婢女，因被顏斯看上收房，這才生下顏無雙。

趙芸娘痛恨杜織娘，也痛恨顏無雙，完全將顏無雙當丫鬟對待使喚。

顏無雙本名顏如雙，跟其他姊妹同屬「如」字輩，但趙芸娘不願承認她的存在，不願她跟自己的女兒用上一樣的字，在趙芸娘的瘋狂吵鬧下，顏斯同意為她更名。顏斯性格溫和，對悍妻百依百順，納杜織娘為妾是他最大的叛逆及反抗，他疼惜杜織娘，也憐愛他跟她生下的女兒。於是，他將女兒更名為「無雙」，意指獨一無二，十分珍貴。

而這更引來趙芸娘的妒恨，在顏斯死後，趙芸娘就將母女倆趕至僕房，諸多刁難苛待。

十八歲那年，顏無雙在定安侯的繼室鄭眉及趙芸娘的安排下嫁進侯府，夫君便是那位在十四歲時生了一場查不出原因的大病，自此從一個天資聰穎，文武全才的少年變成一個傻蛋的世子爺，繼慕聲。

她名義上是他的妻，實際上是他的婢，他的日常起居全由她照料，可她不恨，因為鄭眉對她不壞，憨傻的繼慕聲也對她好。

繼慕聲質樸天真，對她十分依賴，兩人雖無夫妻之實，但朝夕相處，同床共枕，倒也培養出情感。她真心的想著要伴他一生，白頭到老，可她萬萬想不到這看似

平靜的侯府之內竟有威脅吞噬人命的暗潮……

那盅奪走繼慕聲性命的補湯是她燉的，裡頭的藥材一如以往。唯一不同的是，裡面加了一味鄭眉送給她，說是能讓繼慕聲病況好轉的藥。

她怎麼都沒想到一直溫和寬厚的鄭眉，會借她之手毒殺繼慕聲。

而鄭眉下毒手的原因無他，只因繼慕聲雖憨，卻是繼家的嫡長子，他在，鄭眉所出的繼慕凡永遠別想繼承定安侯的爵位。

她太天真，不知人心險惡至此……

顏無雙被押進柴房後就沒見過任何人，她正急著要怎麼戳破鄭眉的陰謀時，她的嫡母趙芸娘來了，儘管心知趙芸娘幫不了她任何的忙，也平反不了她的冤，她也只能對趙芸娘說。

一見到趙芸娘，她就心急的開口，「母親，世子爺他是……」

「閉嘴，我沒興趣聽妳狡辯，妳自我了斷吧。」趙芸娘冷冷的看著她，說著，就從袖袋中取出一包藥。

「什麼！」她驚訝的看著趙芸娘。

「妳想連累顏家嗎？」趙芸娘神情冷漠又嚴厲，「妳還是自殺贖罪，對所有人都好。」

「不，我沒有罪！」她搖搖頭，「母親，我沒毒殺世子爺，他是……」

話未說完，她就見鄭眉走了進來。

趙芸娘與鄭眉相視一眼，彷彿交換了什麼訊息，那一瞬，顏無雙全都明瞭了，心整個都涼了。

「顏無雙，」趙芸娘將藥包塞進她手中，目光尖銳冷酷，「快吃了它！」

顏無雙抓著那藥包，渾身顫抖，不是因為恐懼，而是憤怒。這一刻，她明白了，原來打從決定由她嫁進定安侯府的那一天，這場悲劇就注定要發生。

鄭眉想除掉繼慕聲，趙芸娘想讓自己的女兒——要嫁給顏慕凡的顏如雪成為世子夫人，侯府的未來主母，所以她們聯手安排了這一切。

她恨恨的瞪著趙芸娘，咬牙切齒地道：「母親，您好狠的心。」

趙芸娘不以為意，唇角冷冷的一勾，「想想妳娘，要是妳不死，我就讓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聞言，顏無雙心臟緊縮，眼淚瞬間落下。趙芸娘的威脅並非空穴來風，她那苦命的娘親還在趙芸娘手裡……

她愣愣的看著手裡的藥包，滿心絕望。

鄭眉跟趙芸娘是鐵了心要讓她死的，即便她撐著，活到侯爺回來，又能怎麼樣？她能讓世子爺死而復生嗎？她能證明自己的清白嗎？她說出鄭眉、趙芸娘的毒計又有人信嗎？被囚在這裡的她，什麼都無法為他做……除了陪他。

繼慕聲憨傻天真，不知人心之險，若他到了黃泉地府遭那些惡鬼欺負，那該是多麼可憐？

她死了，能換得娘親活命，又能陪伴守護繼慕聲，那麼她就隨他共赴黃泉，落入鬼籍吧！

她淚流滿面，打開藥包，取出一顆藥丸，嚥入喉間……

第1章

砰的一聲，僕房門被推開。

顏府丫鬟碧心一臉緊張的衝進房裡，用力的推著還賴在床上的顏無雙。

「無雙！妳還在睡？夫人在找妳呢！」碧心語氣急促地道。

顏無雙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看著眼前的碧心，還有這熟悉的簡陋僕房，只覺得不真實。她明明是在侯府柴房中吞下毒藥，在鄭眉跟趙芸娘眼前死去，怎會回到了顏府？她在作夢吧？但鬼會作夢嗎？

「我在作夢嗎？」她呆呆的看著碧心。

「青天白日的作什麼夢？我看妳是睡得傻了。」碧心將她拉了起來，催著她梳洗更衣，「快點，夫人又在發脾氣了。」

她在碧心的幫忙下迅速的打理好自己，然後被碧心拉出僕房。

一出僕房，看見簡陋的小院落，對門的幾間小房間，以及門前那爛了幾個洞的木頭階梯，顏無雙愣了一下。

好真實呀！一切都像是真的一樣，就連碧心的手都……

「碧心，妳的手竟然是熱的……」她忍不住驚奇地道。

「在說什麼怪話？我的手不是熱的難道要是涼的。」碧心瞪著她，「妳今天是怎麼了？」

「碧心，妳……好真實喔。」她說著，伸出手朝碧心圓潤的臉頰捏了一把。

「哎呀！」碧心皺起眉頭，拍開她的手，搗著臉氣惱地道：「妳真捏？」

「哇！」她看著自己的手指，驚訝地說：「跟真的一樣，好有彈性。」

「顏無雙！」碧心又急又氣，「妳是中邪了嗎？待會兒夫人氣極了，有妳受的！」她不以為然的說：「我都死了，還怕什麼？」

「呸呸呸！」碧心眉心一擰，「一大早就胡說八道，妳才十七說什麼死不死的，妳還活得好好的呢！」

「十……十七？」她愣住。她明明十九了什麼十七？「碧心，妳說我現在是十七？」她神色狐疑。

「完了，妳真病了，連自己今年多少歲數都不知道。」碧心一臉快暈過去的誇張表情，「前幾天妳滿十七，杜姨娘跟我還特地煮了幾道菜給妳過生辰呢！」

聽到碧心的話，顏無雙傻住了。她記得這件事，十七歲生辰時，她娘跟碧心給她做了一桌菜，她還吃撐了，整晚都睡不著覺。可那分明是兩年前的事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大家都說死後會下地府，過什麼奈何橋的，她怎麼是夢到十七歲那年？

「碧心，」她表情凝肅的看著碧心，「我真沒死，我真活著？我真是十七？」

「當然，無雙妳是怎麼了？」碧心這會兒可真擔心起她來了，「我看妳真的不對勁，是該回房歇著，可夫人那又不能不去……」

「碧心，」她拉住急得團團轉的碧心，「妳打我一巴掌。」

「嘎？」碧心好氣又好笑地道，「妳再不趕緊出現在夫人面前，肯定是要捱她兩

巴掌的，不急著討打吧。」

「那妳捏我一下。」她一臉認真地說。

碧心愣了一下，伸出手，用力的在她臉頰上捏了一把。

「喔！」她驚呼一聲，「好疼。」

「廢話，妳是血肉之軀當然疼。」

這會兒，顏無雙心裡還是疑惑不解，可卻隱約感覺到在她身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就是她沒死，而且回到了十七歲，也就是嫁進定安侯府前的一年。

不管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都是令人振奮的、驚喜的，因為繼慕聲跟她一樣都活著。

「天啊！」她驚訝又興奮到語無倫次，「我沒死，他沒死……這真是太好了！」她開心的又叫又跳，還抱著碧心轉圈圈，碧心被她搞得有點迷糊了。

「行了行了，妳是怎麼回事？什麼妳沒死，他沒死？他是誰？」

顏無雙心中滿是劫後餘生、逃過一劫的喜悅，但她不知如何對碧心說起。

搖搖頭，她眼底盈著淚光，「有機會再跟妳說，母親找我不是嗎？我們快去吧！」

等到顏無雙去見了趙芸娘，果然捱了一頓罵，還被捏青了臂膀。

但她一點都不難過，只因她還沉浸在欣喜中。因為她發現自己的人生可以重來，還有很多人的生都可以重來。

從現在起，她得好好的計劃，無論如何一定要扭轉自己的人生及命運，改變繼慕聲的命運。

只是要改變命運，也並非短時間就能辦到，顏無雙雖然計劃著，可被趙芸娘當丫鬟使喚的處境暫且仍沒有改變。

這一日，顏無雙又被支使著去跑腿。

「無雙姊姊。」

顏無雙正要穿過通往前院的門，身後有人叫住了她。

她回頭，喊她的正是她的異母妹妹顏如雪。顏如雪是趙芸娘所生的么女，在家行六，只遲她一個月出生。

趙芸娘除了顏如雪，還生了另外四個女兒，溫和懦弱的顏如雪跟驕縱的姊姊們相處起來不算融洽，反倒跟被娘親視如眼中釘的顏無雙十分親近。

不過知道娘親不喜歡顏無雙，她倒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跟顏無雙表現姊妹情深，只能私下補貼，幫點小忙。

「如雪，什麼事？」

顏如雪上前，袖袋裡不知藏著什麼，神情有點惶恐猶豫，「妳要去百味齋幫我娘買杏花糕？」

「嗯。」顏無雙笑看著她，「怎麼？要我順便幫妳買什麼嗎？」

「呃……沒有。」顏如雪這麼說著的時候，抓緊了袖袋裡藏著的東西。

顏無雙注意到她的小動作，知道她有求於她，卻又有所顧慮。「妳有什麼事就說吧，妳知道我口風很緊的。」

顏如雪聽著，眼底有著不安，但她信任顏無雙，知道顏無雙絕不會洩露半句她不

能也不想被發現的祕密，最終還是開口了，「無雙姊姊，妳每天出府幫我娘跑腿，那麼妳……妳知道弄草堂吧？」

「當然知道。」弄草堂是間老字號的藥草店鋪，也在城南，她每天去百味齋時都要經過。

「那妳……妳知道弄草堂的二公子梁志嗎？」

「知道啊，有次去幫我娘抓藥，就是梁二公子給我抓的藥。」

「是嗎？」顏如雪眼睛登時一亮，臉上露出燦燦笑意，「那妳覺得他是什麼樣的人？」

「看起來是個好人……」她說著，瞥見妹妹的表情，頓時心頭一震，狐疑的看著妹妹，「如雪，妳為什麼打聽他？」

顏如雪白皙的臉頰上飛起一片紅霞，嬌羞地說：「沒什麼，只是之前賞燈時遇過他，那天我不小心跌了跤，掌心磨破了，他、他用帕子替我包紮了傷口，我……我想還他。」

顏無雙瞬間明白了。梁志是個溫柔細心的人，長相又端正清秀，她猜想，顏如雪必定是對他動心了。

看著眼前美麗嬌羞的顏如雪，再想想梁志，顏無雙覺得他們十分般配，突然，一個想法鑽進她腦袋裡……

當初趙芸娘就是想讓被繼慕凡看上的顏如雪當上世子夫人，才會聯合鄭眉害死了繼慕聲，並逼死她。

顏如雪知不知情她不知道，可是如果顏如雪有勇氣追愛，有勇氣反抗，不軟弱的隨趙芸娘安排，跟繼慕凡的婚事大概就不會成功，而趙芸娘自然也就沒有跟鄭眉合作的意義，也就不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為了改變一切，所有可能翻轉乾坤的事情，她都不能錯過。

「如雪，妳對梁二公子有好感？」

顏如雪臉兒更紅了，慌忙搖頭，「不，我……」

「如雪，」她一把抓著顏如雪的手，「我幫妳。」

「咦？」顏如雪一怔，「幫我？幫我什麼？」

「幫妳傳口信，或是幫妳送信，任何事都行。」她知道這些提議很大膽，但如果妹妹跟梁志彼此有心，又能改變日後的悲劇，那些禮法也就只能擺一邊了。

顏如雪一聽，面露驚疑，連忙否認，「不不不，我沒那想法，只是……」

顏無雙知道顏如雪的擔憂，要是當真私下往來，她的清譽也毀了大半，便也不逼她。

「手帕拿來。」顏如雙猜想她藏在袖中的應是梁志的手帕。

顏如雪膽怯地搖搖頭，「我、我想還是算了，我把它扔掉好了，要是娘知道，恐怕……」

「放心，我不會讓母親知道。」顏無雙眼底閃過一抹點光。

這老天爺恩賜的重來的機會，她可無論如何都不能搞砸啊！

定安侯府，文安院。

文安院是世子繼慕聲的院落，院裡共有六間房，走進院門後先看見的是一面天然石壁，壁上苔蘚縱橫，石壁縫隙中冒出點點綠蕨，綴成一幅圖畫，渾然天成。正廳兩側各有一扇門，一邊通往書齋，一邊通往寢房。書齋自繼慕聲重病變傻後已荒廢不用，大部分的時間，繼慕聲都在院子裡玩耍。

其餘四間房間，有三間閒置不用，其中一間是僕房，住著繼慕聲的貼身侍從家樂。這日，家樂自廚房取得早膳返回文安院。一進院門，就看見繼慕聲一個人動也不動的立在石壁前，定定的看著那面石壁。

不，他覺得世子爺不是在看石壁，世子爺彷彿透過石壁在看別的東西。

這半年來，他發現世子爺常在獨處時露出極深沉的表情及眼神，讓人看不透他的思緒，那不是平時的世子爺會有的眼神。

而看見世子爺露出那種神情，他會覺得世子爺像是變了一個人，變成一個陌生的、讓人莫名害怕的人。

「世子爺，用早膳了。」家樂小心翼翼的叫喚。

聽見他的聲音，繼慕聲轉過頭來，什麼深沉的眼神全都不見，咧嘴一笑，蹦蹦跳跳的跑了過來，「我要吃麵，還有雞腿！」

看著他那傻憨天真的樣子，家樂輕吁口氣。這才是他熟悉的世子爺呀！

「有有有，奴才讓廚子幫世子爺備了烤雞腿跟麵。」家樂哄著他，「咱們回屋裡吃，好嗎？」

「不好。」繼慕聲板起臉，「我要在這裡吃！」說著，他一手抓起烤雞腿。

「哎呀，燙手啊！世子爺。」家樂急著想搶下剛烤好的雞腿，可繼慕聲已經一口往嘴裡塞，隨即被燙得哇哇大叫。

「世子爺，奴才不是說了嗎？燙啊！」家樂拿走他手中的雞腿，取出手巾擦拭他嘴邊的油。

「我不吃雞腿了。」繼慕聲皺起濃眉，有點生氣，「我要吃蒸魚餃子！」

「噯？奴才去哪兒生出蒸魚餃子？」家樂愁眉苦臉地說，「別的行不行？」

「不行，我要蒸魚餃子。」繼慕聲說著，邁開大步往院外走去。

望著他那高大的背影，家樂連忙追了上去，心裡長嘆一口氣，充滿惋惜。

世子爺身形魁梧，與侯爺相同，他長相俊朗，英氣十足，又文武雙全，本該是姑娘們理想的夫君人選，偏偏十四歲時的一場大病，從此改寫他的人生。

按理，變得如同孩子般的他會被奪去繼承爵位的資格，可侯爺自覺有負已故妻子，沒照顧好兒子，於是堅決不改立世子。

可是，縱使有著世子之位，世子爺這般天真，將來的日子仍讓人憂心……

緊跟著繼慕聲的腳步出了文安院，家樂一路喊著「世子爺，等等」，可是他卻沒有慢下腳步，像是聽不見那聲聲呼喚似的。

繼慕聲正要穿過侯府花園幽香庭，家樂遠遠的已看見繼慕凡就在幽香庭內，心裡

頓時警鐘大作。

二少爺欺負世子爺時可是一點都不留情的。

有時不只二少爺自個兒捉弄，還會拉著一票狐群狗黨一起，家樂擔心自己的世子爺又要遭欺侮，加快了腳步，可終究趕不及。

看到繼慕聲正要上橋，繼慕凡搶先一步，狠狠絆了他一腳。

「哎呀！疼，好疼！」繼慕聲被繼慕凡一絆，跌個狗吃屎，趴在地上喊疼。

繼慕凡看著他那蠢樣，哈哈大笑，就連一旁的侍從也掩著嘴竊笑。

家樂飛奔上前，吃力的扶起繼慕聲，「世子爺，您沒事吧？沒傷著吧？」

「疼，我好疼……」繼慕聲一臉委屈。

「哈哈！」繼慕凡嘲笑地說：「還以為傻瓜不知道什麼是疼呢！」說著，他伸出手，使勁的拍打繼慕聲的臉頰，發出清脆響亮的聲音。

「二少爺！您……」

家樂想阻止他，他甩手一掌搥向家樂。

「狗奴才！」繼慕凡惡狠狠的瞪著他，「誰准你說話的？」

家樂敢怒不敢言的看著他，隱忍的咬緊牙關。

「我警告你，見著我，有多遠滾多遠。」繼慕凡又動手拍打繼慕聲的臉，惡劣的說。

繼慕聲扭動著腦袋，可繼慕凡讓侍從抓住了他。

「凡兒。」此時，庭園的另一頭傳來鄭眉的聲音，「行了，別太過分。」

繼慕凡望過去，不以為然的說：「母親，我跟他玩鬧罷了。」

鄭眉走了過來，看著臉頰被打得紅通通的繼慕聲沉默了一下，轉過臉，一句斥責都沒有，只淡淡的對繼慕凡說：「跟我去一趟通仙觀。」

繼慕凡點頭，「是。」

就這樣，鄭眉頭也不回的帶著繼慕凡出府了。

等鄭眉一行人離開後，家樂趕緊檢視繼慕聲的傷勢，見他臉頰被繼慕凡打得通紅，家樂忍不住紅了眼眶。

「世子爺，奴才沒用，奴才保護不了世子爺……」說著，他抽噎了幾聲。

本以為繼慕聲會一如往常的哭著喊疼，沒想到竟是安慰的拍拍他的肩，沉穩的道：「家樂，別在意。」

家樂抬起臉來望著繼慕聲，發現他臉上帶著一抹高深的笑意，眼底是令人發寒的冷厲。

家樂心頭一驚，一時不知做何回應。

「總有一天，我會連你的分一起討回來的。」繼慕聲一字字說得肯定。

家樂驚呆，不明白繼慕聲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

家樂正要開口問，繼慕聲又咧著嘴，露出傻裡傻氣的笑，「家樂，我要出去玩。」

「世子爺……」他一怔，不知道該不該追問剛剛繼慕聲的表現，「您要出府？」

「對，我要出去玩。」

家樂疑惑的看著孩子氣的他。

自世子爺大病之後，便幾乎足不出戶，怎麼現在突然說他要出府玩？不過，世子爺說要出府，他這做奴才的哪能拒絕？再說，世子爺老是被困在侯府裡，也是怪可憐的，出去透透氣，或許對他有益。

「好啊，世子爺，咱們出去逛逛吧！」

這半年來，顏無雙利用出府跑腿的機會，當起顏如雪跟梁志之間的信差。原來顏如雪並非一廂情願，因為梁志對她亦是一面難忘，那日，當顏無雙將手帕還給他，並暗示顏如雪對他有好感之時，梁志臉上是藏不住的驚喜。之後，她先是代為在中間傳一些尋常的問候口信，後來開始替兩人傳遞書信，互訴情衷，顏如雪的文筆不佳，還請她代為捉刀。

顏斯還在時，曾請夫子到府中為六個女兒授課，顏無雙是六人之中最為優秀的。但也因為這樣，趙芸娘心生怨妒，對她更加刁難刻薄。

其實顏無雙不只能吟詩作對，在娘親的調教下，更有縫紉刺繡的好手藝。重生之後，她知道顏府不是她們母女二人能安身立命的地方，為了她跟她娘的將來，她一定得想辦法離開。

然而生活是現實的，每天一張開眼，事事都要錢打點，可在顏府，自父親死後，她跟她娘親並無領有月例，因此，若要帶著娘親出走，她可得另闢財源。於是，她開始做些繡品放在繡坊「萬葉織」寄賣，慢慢攢錢，後來還拉著碧心一起。碧心的女紅也是跟杜織娘學的，手藝與顏無雙不相上下，情同姊妹的兩人互相勉勵，互相支持，搶錢不遺餘力。

一眨眼，半年過去，她也偷偷攢了不少銀子。

這天，趙芸娘帶著顏如雪出府，前往通仙觀問卦。顏無雙也跟來了，但她是被趙芸娘叫來跑腿使喚的。

通仙觀是開陽城最古老知名的道觀，趙芸娘是此觀的虔誠信眾，經常到此焚香問卦。趙芸娘今次卜卦，問的是顏如雪的婚事，道長解卦，說是紅鸞星動，乃為吉卦，多行善事結善果，良緣必來。

欲離開通仙觀時，迎面來了一行人。為首的是一名雍容華貴，身著赭紅暗繡牡丹衫裙的美婦，身邊跟著一名年輕男子，一身青色精繡的袍子，他們身後跟了一群奴僕，一看便知不是尋常人家。

顏無雙定睛一看，臉色微變。只因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定安侯府的主母鄭眉及她的兒子繼慕凡。

眼尖的趙芸娘一眼就認出鄭眉來，主動上前問候。「夫人。」

鄭眉微怔，「妳是……」

「妾身是已故升授奉直大夫顏斯的妻子，三年前曾在侯爺的壽宴上見過夫人。」趙芸娘說。

鄭眉想了一下，挑眉一笑，「喔，我想起來了。」

「夫人是第一次來通仙觀嗎？過去不曾見過夫人。」

「我不常來……」

兩位夫人說話的時候，繼慕凡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盯著顏如雪看，教顏如雪又羞又惱地低下頭去。

趙芸娘看在眼裡，心裡一喜。方才道長說如雪紅鸞星動，她們就遇上了鄭眉跟繼慕凡，這卦未免太靈。

想她的亡夫不過是從五品文官，若她的女兒能嫁進侯府，那可是無上光榮。

而重活一回，如今眼光銳利，心思剔透的顏無雙也明白了一件事。

這，是開端。

重生之前，她也陪同趙芸娘跟顏如雪來通仙觀，可她當時根本沒多注意，沒發現繼慕凡看上顏如雪、鄭眉跟趙芸娘搭上線、她嫁進侯府成為傻瓜世子的妻……往後要發生的種種，就從這一刻展開序幕。

一九冷月，照著靜悄悄的開陽城。

城西，慶保鏢局後宅的院子裡，一名鏢師正在練拳，雖是秋涼時節，他卻汗水淋漓。此人名叫王梵超，是繼君行的舊部，亦曾是侯府護院及繼慕聲的武師父。王梵超性情耿介正直，對主子亦忠心耿耿，但他心中的主子唯有繼君行與繼慕聲，不為鄭眉所用，在繼慕聲生那場改變他人生大病前，鄭眉便以「獨斷獨行，難以差遣」為由將王梵超逐出侯府。

繼君行久駐邊疆，鞭長莫及，直到他得知繼慕聲大病而趕回開陽城後，才知道王梵超已經離府。

之後，王梵超沒再回府，而是到慶保鏢局當鏢師，一晃眼，也已十個年頭。

王梵超自創王家拳法，獨步江湖，除他本人，學過他王家拳的不及五人，而繼慕聲便是其中一人。

拳練得正專注，王梵超忽地意識到院子的一隅不知何時站了個人。此人身形高大，一身黑衣，沒入夜色及樹影中。

「誰？」他收勢，沉聲喝問。

「師父。」角落裡的人出聲的同時，也跨步走了出來。

聽見來人喚自己師父，王梵超心頭微震，他定睛看著來人，直到那張臉在月色的映照下越顯清楚……

他陡地一震，驚疑的瞪大眼睛，張著嘴巴，「你……」

好一會兒，他說不出話來，只是兩眼發直的看著那人越來越近。

終於，那黑衣人來到他面前，然後單膝行跪拜之禮。「徒兒向師父問安。」

王梵超回過神來，急急忙忙的伸出手將人拉起，「世子爺，您快請起。」

那隱身在暗處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定安侯府的愍世子——繼慕聲。

他神情凝肅，「一別十年，師父可好？」

「好，我很好，世子爺您……」看著眼前一點都不像傻瓜的繼慕聲，王梵超露出困惑的、難以置信的表情。

那場大病後，人人皆知繼慕聲成了傻瓜，可如今在他眼前的繼慕聲一點都不像是個傻子，他的眼神深沉，閃著精光，說話也有條有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繼慕聲又怎麼會突然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慶保鏢局？

「世子爺你……」他不知道該如何問繼慕聲內情，半天也沒吐出完整的句子。繼慕聲知道他想問什麼，因為，他對於自己能變回正常人，也覺得不可思議。他，死過。

他清楚記得那天，他的妻子顏無雙一如往常的給他燉了補湯，哄著他喝下，孰料，他喝下不久便痛苦難忍，之後吐血身亡。

補湯是無雙給他喝的，但他卻深深的相信並知道毒死他的不是她。

無雙是已故升授奉直大夫的庶女，按理，她這樣的身分根本不配成為他的妻子，一切皆是繼母的安排。加上當時的他是個傻瓜，不明白這一切的不合理，不能為自己做主，也無法反抗。

而他爹長駐邊關，未能返回開陽城主持他的婚禮，因此，婚禮便也寒傖的隨便辦了。

至於無雙沒有任何嫁妝陪嫁，只帶著幾套寒酸便服便進了侯府。

可她本分地、認命地全心全意的伺候他、照顧他，無論穿衣卸履，飲食起居，都不假他人之手。

他們成親一年，雖有夫妻之名，卻無夫妻之實，說是世子夫人，但其實她更像是個丫鬟。然而她從不埋怨，只有他們兩人獨處，她也不曾對他口出惡言，或是趁機糟蹋。

所以他相信毒殺他的另有其人，絕不會是善良的無雙。

是誰借無雙之手毒殺他呢？恢復神智的他不必想也知道答案，在侯府之中，除了他的繼母鄭眉跟異母弟弟繼慕凡，還有誰想取他性命？

不管真凶是誰，在他死後，無雙肯定會因為「毒殺親夫」而死，可他卻無力阻止……然而他死後便發現自己重生回到與無雙成親的前一年。

老天爺給了他再一次的機會，還給了他一顆清楚的腦袋，讓他可以拯救自己，而這一次，他不只要翻轉自己的命運，也要扭轉無雙的人生。

「世子爺，十年前的那場大病後，你不是就……怎麼現在你看起來安好無事？」

「師父，這事一言難盡。」他還真不知道該如何向王梵超解釋說明，不過他知道王梵超也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直接把話題轉向他今日前來的目的，「師父，徒兒今晚前來是有事相求。」

王梵超神情凝肅地道：「世子爺請說。」

「師父，徒兒想繼續習武，不知師父可還願意傳授？」

「當然。」王梵超一口答應。

「徒兒謝過師父。」繼慕聲拱手一揖，續道：「另有一件事，還望師父答應。」

「世子爺直說無妨。」

「徒兒想請師父助徒兒一臂之力，幫徒兒訓練一支暗衛。」

聞言，王梵超擰起眉頭。侯府之中已有侍衛，做為世子，如需人手大可開口調動，

如今卻要在侯府之外祕密組織一支暗衛……

敏銳如他，立刻意識到繼慕聲身邊有潛藏的危險。

「世子爺，王某必當戮力為之。」

第2章

繼慕聲歡歡喜喜的回到府中，見到正要前往顏府拜訪的鄭眉及繼慕凡，他蹦蹦跳跳的跑上前去，遞上剛剛自萬葉織買回來的一方手絹。絹上四邊繡著綠藤及紅花，繡功一流。

「送給母親！」他興高采烈地道。

鄭眉微頓，看著他那傻氣的模樣，再看看他手上的絲絹，她不自覺的擰了擰眉。

「你哪來這種東西？」她有點為難地收下那方絲絹。

「這手絹是聲兒買的！」他咧著嘴笑看著她，然後從懷裡又掏出一個紅色的繡花荷包，「還有這個，都送給母親！」

鄭眉一臉嫌惡，卻只能忍住惡言，勉強平靜地說：「行了行了，那個荷包你自己留著，我不需要。」說著，她神情嚴厲的看著他身後的家樂，「世子怎麼有這些東西？」

家樂小心地回答，「是在萬葉織買的，世子爺說喜歡，堅持要買。」

「喔？」鄭眉若有所思的睇了繼慕聲一眼，「他高興就好，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說完，她跟繼慕凡使了個眼色，便移步向前。

繼慕凡跟上鄭眉，低聲地道：「母親，那傻瓜最近常常出府……」

「我知道。」她淡淡地回應，「我讓人跟過他。」

聞言，繼慕凡一怔，「讓人跟他？為什麼？」

「一個十年沒出過侯府大門的人，現在卻三天兩頭往外跑，我怎能不提防？」鄭眉說著，瞥了他一記，「瞧你多漫不經心。」

他雖然低頭表示受教，但還是不以為然，「母親，他只是個傻瓜，能成什麼事？」

「凡兒，」鄭眉神情嚴肅，「小心駛得萬年船，凡事都莫要輕忽。」

「母親教導的是。」從小囂張跋扈，是個小霸王的繼慕凡，在這世上唯一服從的人只有鄭眉。「那麼母親可有發現什麼？」

「當然有。」

繼慕凡心裡一凜，「是什麼？」

「我發現……」鄭眉臉上笑容充滿戲謔之意，「他真的是個傻瓜。」

跟蹤繼慕聲的人回報說，繼慕聲出府後，到處吃到處玩，還盡買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有時是女人的東西，有時是孩子的玩意兒，他從沒接觸過任何人，而府外的人似乎也不知道他的身分。

「那傻瓜大概是在府裡待膩了，現在才會盡往外跑吧。」鄭眉不以為意地輕哼了聲，「隨他去吧，他也沒多少日子了。」

以為自己聽錯了，繼慕凡驚疑不定的問她，「母親，您剛才說……」

「凡兒，你暫時什麼都不必問。」鄭眉眼神高深莫測，冷冷地一笑，「往後你自會知道。」

顏無雙帶著自己跟碧心做的幾個香包跟荷包來到了萬葉織，萬葉織的解老闆正在招呼客人，一見她便先跟她使了個眼色，要她一旁候著。

她點點頭，自顧自的在店裡看了起來。發現自己上次寄賣的東西又銷售一空，她十分訝異。

她跟碧心寄賣的繡品無論品項跟繡功都差不多，但她的總是早早售罄，也因為這樣，半年下來，她攢下的錢已追上在顏府領有月銀的碧心。

不一會兒，解老闆走了過來。

「雙雙姑娘，又有新東西？」

顏無雙從沒跟解老闆提過自己的身分，第一當然是不想讓人知道她是顏家的五小姐，第二則是怕她在萬葉織寄賣繡品，私下攢錢的事傳到趙芸娘耳裡。

「是的。」她取出布巾攤開，讓解老闆檢視那些香包及荷包，「您老請過個眼。」顏無雙偏愛淡紫色，又喜歡蝴蝶，總會在自己的繡品一角繡上一隻小巧的紫蝶以做為她個人的特殊標記。

因此即使她的繡品跟碧心的混在一起賣，解老闆還是可以輕易的分辨出兩人的繡品。

「不用，咱們合作了半年，我還不清楚妳的手藝嗎？」解老闆歡喜的收下那些繡品，「妳跟碧心姑娘的錢，我都讓帳房算好了，妳等等我。」

說完，解老闆便去跟帳房要了上回寄賣所得，然後回頭交到她手上，「扣除抽頭，妳的是五兩銀子，碧心姑娘的是三兩六。」

她收下銀兩，跟解老闆彎腰行了個大禮。「解老闆，真是太感謝您了。」

「哪兒的話，咱們這是互惠互利。」解老闆續道：「妳的繡品頗受歡迎呢！下回可以做些更繁複的東西，價錢高一點無妨。」

「明白。」她點頭，「對了，我做的東西好像賣得特別快……」

「是啊，有位公子特別喜歡妳的繡品，他每次只要一來，就把妳的繡品全數買下。」她一怔，「公子？」

解老闆點頭，然後低聲道：「雖然那位公子衣著樸實無華，身邊又只帶著一名隨侍，但看他花錢的大方勁兒，我懷疑他可能是那位傻世子。」在開陽城中，有錢的傻子可不多。

聞言，顏無雙心頭一震，買她繡品的是繼慕聲？

「老闆您確定嗎？」她急問。

「我其實不確定。」他尷尬一笑，抓了抓額頭，「定安侯府的世子豈是我們一般人能見上一面的？更何況世子爺十年前生了那場大病後，就再也沒出府過，老夫也只是猜想罷了。」

「您問過他嗎？」

「當然沒有，我怎能隨意打聽客人的事？」解老闆剛說完，突然眼睛瞪大，「哎

呀，說曹操曹操到。」

顏無雙聞言，立時轉過頭，這一看，她驚訝的呆住不動。

「雙雙姑娘，就是那位公子……」解老闆悄聲的說。

顏無雙木然地看著那正走過來的兩人——繼慕聲及家樂。解老闆不認識他們，但她對他們可是太熟悉了。

看見活生生出現在自己眼前的繼慕聲，她激動得想哭。

想起那一年的時光，想起那朝夕共處的點點滴滴，她的心情完全無法平復。這一刻，她感謝上蒼給了她再一次的機會。

這一次，她一定要救他，絕不會讓他再死於非命。

她深吸了一口氣，連忙收回目光，原以為到了成親那天才能看見他，沒想到竟提前了，但此時的她還是不認識他的，她得表現出陌生的樣子。

「公子，今天想看什麼？」解老闆上前招呼著。

繼慕聲無視的掠過緊張僵硬的顏無雙和解老闆，衝到貨架前。

「我要買……」他的眼睛在架上那琳琅滿目的繡品中搜尋著，看見還放在布巾上來不及擺放的香包及荷包，便在其中翻揀起來。

那布巾上擺著的有顏無雙跟碧心的繡品，可他挑出的全都是顏無雙做的。

「這些我都要。」他咧著嘴笑，「家樂，付帳。」

「是的，主子。」家樂上前，拿出錢袋道：「解老闆，總共多少？」

解老闆微頓，「您稍等，我算算。」說著，他瞥了一旁發愣出神的顏無雙一眼，「對了，公子，您買的這些東西全是這位雙雙姑娘做的。」

顏無雙正因為繼慕聲拿的都是自己做的繡品而愣住，聽見解老闆向繼慕聲介紹自己才猛地回神。

她的視線移到繼慕聲臉上，而繼慕聲的雙眼也直勾勾的看著她。四目相交，她的心陡地一震。

曾經死去的兩人在此時，活得好好的碰面了。這感覺，她真是說不上來。

她好想上前抱住他、摸摸他，感受他的心跳及溫度，確定他活著、確定一切都是真的……但她不能這麼做。

「雙雙姑娘，買妳繡品的就是這位公子。」解老闆熱心的道，想著要是這位公子這麼喜歡她的手藝，也許可以給她活計，讓她多掙些銀子。

「小女子謝過公子。」她彎腰一揖，恭謹地道。

繼慕聲微微一愣，然後也朝著她行了個大禮，朗聲地說：「謝過姑娘！」挺起腰，他露出天真的笑臉，「雙雙會繡大老虎嗎？我喜歡大老虎。」

看著他那孩子般的笑顏，她眼眶莫名的一熱，強忍住幾乎快失控的熱淚，她笑著點點頭，「我會繡大老虎。」

「太好了，雙雙幫我繡大老虎！」他興奮地叫著。

「姑娘，真是抱歉，我家主子他……」家樂擔心顏無雙被繼慕聲的言行舉止驚嚇到，一臉歉意地說。

「不用抱歉，公子他……他只是還有赤子之心。」顏無雙淺笑著搖搖頭。

家樂一聽，面露感激地看著她。

任誰都看得出世子爺的腦子有問題，任誰都知道他是個傻瓜，可眼前這姑娘卻說他這是還有赤子之心？這是多麼溫暖又溫柔的說法啊！

「公子，下次我幫你繡條老虎腰帶，好嗎？」她問。

「好！可是我喜歡大老虎！」他強調著大這個字。

她點點頭，「行，一定是『大』老虎。」

見過繼慕聲後，顏無雙心情莫名的紛亂，她想，應是因為她從沒想到會在成親前見到他。

她疼惜也憐惜他的傻氣，他是那麼的天真、善良跟美好。

他是那麼溫暖的一個人，最後卻死得那樣淒涼，而家樂因為他傻氣的行為向她道歉，更教她忍不住為他感到難過。是什麼病奪去了他的智慧？是什麼病讓一個人的生命從此不同？他為什麼會遭遇這樣的變故……

突然，一個可怕的想法鑽進她腦子裡。

他後來是被鄭眉毒死的，也就是說他一直是鄭眉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除不快。那麼有沒有可能那已經不是鄭眉第一次對他下毒？會不會他十四歲那年生的病不真的是病，而是中毒？

若真如此，鄭眉實在太陰狠毒辣，而他的處境也實在太危險。

假若他當年真是被毒傻，是否有什麼解藥能夠挽救他的智力？假若他可以恢復智力，那麼他便不再是傻瓜。以他的身分，娶的當然不是她，自然也不會讓鄭眉跟趙芸娘有機會借她之手毒殺他。

對！只要他康復，他的命運，她的人生，都將會改變。

有了這樣的想法，顏無雙便向梁志請教，是否有方法可以幫助因故智力受損的人，梁志是百年藥鋪弄草堂的少爺，從小耳濡目染，知曉許多祕方，雖說祕方是不能外洩的，但因為她是他及顏如雪的紅娘，為了報答她的恩情，他對她知無不言。

顏無雙於是拿了自己攢下的錢買了不少昂貴稀有的藥材，照著梁志的方子熬藥，只希望能幫助繼慕聲。

那日在萬葉織，顏無雙已跟繼慕聲約好了日子拿腰帶，到了交貨的前一天晚上，顏無雙偷偷的在房裡熬著湯藥，打算隔天送給繼慕聲，可碧心仍聞見味道，走進來一探究竟。

「妳在做什麼？房間裡好臭……」碧心皺起眉頭，捏住了鼻子。

「我在熬藥。」

「熬藥？妳病了？」碧心驚呼。

「妳才病了。」顏無雙撇撇嘴。

「那麼難道是杜姨娘病了？」

她沒好氣的瞪碧心一眼，「少咒我娘。」

碧心不解，「那妳熬誰的藥？」

「一個傻瓜的藥。」

碧心更覺困惑了。「傻瓜的藥？哪個傻瓜？」

「去去去，跟妳說妳也不知道。」她朝碧心揮手，「妳不是嫌臭嗎？還不快出去。」碧心輕啐一聲，「放心吧，妳拜託我，我也不想留下來。」說著，她轉身走了出去。

顏無雙整晚顧著那湯藥，熬藥的小炭盆始終沒讓它熄了，就是希望隔天能帶著溫熱的湯藥去見繼慕聲。

翌日，她帶著答應交給繼慕聲的大老虎腰帶，再用厚厚的布巾將裝著湯藥的小陶甕密密實實的包住，然後偷偷摸摸想溜出顏府。

誰知正要出府，身後突然傳來趙芸娘的聲音——

「臭丫頭，妳做什麼？」

聽見她的聲音，顏無雙嚇得魂都快沒了。她怯怯地轉身，囁嚅地說：「我……我去百味齋幫母親買杏花糕……」

趙芸娘走了過來，身邊跟著顏如雪跟幾個丫鬟，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瞪著她，像是聞到什麼味道，趙芸娘皺起眉頭，掩住鼻子，狐疑地問：「那是什麼味道？」

說話的同時，她已發現顏無雙手上抱著一個可疑的布包。

「妳手上是什麼東西？」趙芸娘質問。

「這個是……是藥……」她感到懊惱又絕望。才第一次熬湯藥想給繼慕聲吃，就讓趙芸娘逮個正著。

「藥？」趙芸娘眼底閃過一抹凌厲，「什麼藥？給誰的藥？」

「呃……是……」她支支吾吾，神色慌張。

見她一臉心虛，趙芸娘神情一凝，厲聲道：「拿來！」

顏無雙卻抱得更緊，慌亂地想解釋，「母親，這、這是……」

突然，顏如雪趨前，拉了拉娘親的衣袖說：「娘，那湯藥是我要的。」

聞言，趙芸娘一怔，顏無雙也驚訝的看著她。

「妳的？」趙芸娘聽說湯藥是顏如雪要的，臉色雖和緩一些，卻半信半疑。

顏如雪神情自若地回答，「之前到通仙觀問卦，道長不是要我行善以求良緣嗎？」

趙芸娘點了點頭，「是沒錯，但那跟這藥又有什麼關係？」

「我得知城郊有位眼瞎的老婆子，前陣子失去了相依為命的兒子，如今孤苦無依，貧病交迫，想到那日的卦象，所以要無雙姊姊幫我熬些藥順便帶去。」顏如雪壓下緊張，努力不慌不忙地說，「娘，您也希望女兒有好姻緣吧？」

趙芸娘聽她這麼一說，想起繼慕凡對她似有好感，而定安侯夫人前些日子曾經來訪，這可不是良緣嗎？能讓女兒把握住這良緣的事，自然都該做。

想到這，她連連說：「的確的確，這善行得好。」轉過頭，她看著嚇白了臉的顏無雙，喝斥道：「妳還不趕快趁熱把湯藥拿去？」

「是！」顏無雙福了個身，向為她解圍的顏如雪投去感激的眼神，旋身快步離開。

顏無雙匆匆趕至萬葉織，繼慕聲跟家樂已在店裡候著她，見她來，繼慕聲臉上漾開一片笑意。

「雙雙姑娘！」他開心的上前，像個期待禮物的孩子般，眼眸閃亮亮地問：「我的大老虎呢？」

顏無雙取出自己做的老虎腰帶，「公子，這是你要大老虎。」

她不只在腰帶上頭繡了一頭活靈活現，威風凜凜的老虎，還在邊上綴了兩條貴氣的金色穗子，走路時，穗子會隨步伐擺動，十分搶眼。

「雙雙姑娘，這腰帶真是別出心裁啊！」一旁的解老闆看了也讚嘆不已。

「公子，你喜歡嗎？」顏無雙問繼慕聲。

繼慕聲點點頭，「喜歡，我現在就要戴上！」說著，他不管是在大庭廣眾下，動手解開自己的腰帶。

家樂一見，急忙阻止。「主子，這不成體統啊！」

「我現在就要戴上老虎腰帶！」他氣惱的瞪著家樂，任性的叫著。

家樂一臉不知所措，「可是……」

顏無雙見狀，便問解老闆，「解老闆，可否借一下接待客人的內室？」

「當然。」解老闆先是一愣，隨即知道她想做什麼，「隨我來吧。」

「公子，咱們到內室去吧。」顏無雙說道。

繼慕聲開心的點點頭，興高采烈的跟著她及解老闆往後頭去。到了內室，解老闆便回前頭招呼客人。

顏無雙擱下手上的東西，拿起新做的腰帶，「公子若不嫌棄，我幫你換上吧。」

「好啊好啊！」他連聲答應。

「雙雙姑娘，怎好讓妳幫忙，還是我來吧。」家樂有點過意不去，連忙要接過腰帶。

「不要緊的，小哥。」她淡然一笑，「公子開心最重要了，不是嗎？」

家樂見她不在意，又看主子笑得開心，也就不堅持了。

於是，繼慕聲卸下原本的腰帶後，顏無雙便靠近他，熟練的為他繫上新腰帶並整理衣衫。

這一連串的動作對她來說，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因為，她貼身伺候他長達一年的時間，但明明非常嫻熟的事情，她現在做起來竟有點緊張，只因她感覺到他的身形不如以前瘦弱……當她隔著衣服不小心觸碰到他的身體及手臂時，她發現他變得結實了。

她不由得偷偷的抬起眼看他，他也正低頭看著她。她心頭一驚，趕緊別過臉，快快的幫他整理好衣袍。

「行了。」她退後兩步，立刻跟他保持距離。

繼慕聲低頭看著自己的腰帶，把玩著兩條金色穗子，十分開心滿意。

「主子，這腰帶在您身上真是好看。」家樂衷心讚美著他。

「真的嗎？」他轉頭看著顏無雙，「雙雙，真的好看？」

她點頭微笑，「確實如此。」

「雙雙姑娘，這腰帶多少銀子？」家樂問。

她擺擺手。「不用，這是我送給你家公子的。」

「咦？」家樂一愣，「這怎麼行呢？」

「算是做為他一直以來捧場買我繡品的謝禮吧！」顏無雙說著，想起進屋時，擺在身後五斗櫃上的那甕湯藥。「對了，我還有個東西要送給公子。」

話音一落，她旋身走到櫃子邊，打開布巾，拿起小陶甕，走向兩人面前。

「雙雙姑娘，這是什麼？」家樂神情疑惑。

「雙雙，這是甜湯嗎？」繼慕聲好奇湊上來，興沖沖地說，「我最喜歡喝甜湯了。」可才說完，他便聞到那難聞的味道。

捏著鼻子，他咕噥著，「好臭，這是什麼？」

「是啊，雙雙姑娘，那是什麼？」家樂也聞到了。

「是對身體很好的補湯。」她打開小陶甕的蓋子，「良藥苦口，是好東西。」

家樂一臉狐疑的看著她，「雙雙姑娘，妳送這補湯是何意？我家主子怕是不宜隨意服藥……」

對於家樂戒備的反應，顏無雙不以為忤，非親非故的突然熬湯藥給繼慕聲喝，確實是挺可疑，換作是她，反應應是相同。

她於是誠懇地說：「這藥是我從弄草堂抓來的，藥方是弄草堂的少爺給的，也都是上等的藥材，我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熬好的……」說著，她怯怯地看著繼慕聲，「公子，這湯藥對你……很有好處。」

她實在不好對繼慕聲直說「這藥能讓你變聰明」，因為那不就表示她覺得他現在很笨嗎？雖說他傻也是事實，但說出口就好像是在羞辱他。

「對我有好處？」繼慕聲神色充滿好奇，「它聞起來好臭，哪裡對我好？」

「呃……這湯藥能……能讓公子身強體壯。」她只能婉轉的說。

「會讓我長高嗎？」他天真地睜大眼問。

她抬頭看著已經夠高大的他，一時不知該說什麼，「不、不會長高，但是會讓你……讓你……」

「讓我什麼？」他彎下腰，將臉湊到她面前，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盯著她看。

「讓你……」迎上他的黑眸，他那澄亮又率直的目光教她的心陡地一震。

「讓我什麼？讓我什麼？」他越靠越近，臉幾乎要貼上她的。

她躲無可躲，心慌意亂，一急便脫口而出，「讓你變聰明！」

她話一出口，繼慕聲愣了一下，家樂也是，四隻眼睛就這麼瞪著她看，眨也不眨的。

她尷尬地漲紅了臉，「我、我不是說公子傻，只是……」她發覺自己越解釋越擰，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就在她不知所措之際，繼慕聲雙手抓過她手上的小陶甕，憋住一口氣，咕嚕咕嚕地喝了起來，一旁的家樂來不及阻止，就見他把湯藥喝得一滴不剩。

顏無雙沒想到他想都不想的把湯藥喝了，一時之間也說不出半個字來。

他喝完湯藥，將小陶甕交還給她，咧嘴笑笑，「好難喝。」

「難喝？」她看著那見底的小陶甕，不解地說：「難喝你還喝光？」

「因為是雙雙給我喝的呀。」他笑看著她，眼底沒有一絲疑慮。

迎上他的眸子，她心頭一顫。他這麼輕易的就相信了她？一點都不擔心她讓他喝下什麼奇怪的、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東西嗎？

是因為他傻得對人毫無防備？還是對她特別的信任？不，不會是後者，現在的他跟她根本不熟識，又哪來的信任呢？

「公子，你……不怕嗎？」看看家樂，他現在就是用憂心無比的眼神在看繼慕聲，對她則滿是質疑的眼神，彷彿要是繼慕聲有什麼異狀，就要把她抓去衙門。

「怕什麼？」他歪著頭問。

「怕被下藥……」

她不自覺的壓低聲音，可他仍聽見了。

繼慕聲搖搖頭，笑說：「妳不會害我。」

聽出他語氣裡的純然信任，她心頭撼動，想起他臨死前那溫煦的笑意及溫柔的眼神，那時，他也深深的相信她不會害他……

倏地，她的眼眶一熱，淚水幾乎奪眶而出。

她連忙背過身，假裝收拾陶甕，偷偷揩去眼角的淚，試著平復自己激動的情緒。

「雙雙，」繼慕聲卻在她身後喊她，「我乖乖喝藥了真的會變聰明嗎？」

她深吸了一口氣，準備好平靜且溫暖的笑容，轉過了身，真誠無比地說：「是的，一定會變聰明的。」

他深深的看著她，俊臉綻放出燦爛的笑。「那真是太好了。」

回府後，顏無雙立刻去向顏如雪致謝。

「如雪，謝謝妳今天為我解圍。」

「這不過是小事，無雙姊姊也一直在幫我啊。」顏如雪柔柔的笑說，隨即一臉疑惑地問：「對了，姊姊究竟是給誰熬湯藥？」

顏無雙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先不告訴她實情。「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傻子。」

繼慕聲在侯府之中，確實是孤立無援的，說他孤苦無依倒也沒錯。

聞言，顏如雪微微皺起秀眉，「孤苦無依的傻子？那姊姊妳是怎麼認識這個傻子的？」

「呃……」她只停頓了一下，便立刻瞎掰出故事敷衍顏如雪，「是一次幫母親買糕的路上，見他被欺凌，忍不住出手相助，後來聽說他是個無父無母的傻子，日子過得十分辛苦，身體也不好，所以我就……」

「就因為這樣，妳便熬藥給他喝？」顏如雪蹙眉，「無雙姊姊實在心善，可是姊姊也過得不寬裕，這樣好嗎？」雖然她已經盡量阻攔娘親欺負無雙姊姊母女，可效果並不大……

「我、我也知道我是泥菩薩過江，可就覺得無法對他置之不理。」說著，她腦海裡浮現出繼慕聲的身影。

其實，打從她在洞房花燭夜第一次看見繼慕聲，就無法對他置之不理。

她知道他是個傻瓜，她大可以不理他、敷衍他、無視他……可她就是辦不到。她忍不住的想照顧他、對他好，她希望他能快樂，希望他一世平安。

「如雪，妳應該明白這種感覺，有時就是會毫無理由的對一個人上了心。」

顏無雙這麼一說，顏如雪想起了梁志，唇角勾起一抹甜蜜的微笑。

看著顏如雪麗顏上甜美的、溫柔的微笑，顏無雙真心為這個妹妹感到高興。

今天顏如雪的行為，無疑是勇敢的。

她敢說若是從前的如雪，肯定沒有勇氣為了幫她而對母親撒謊，如雪對母親向來是畏懼又順從的，凡是母親喜歡的，她不敢不愛，母親厭惡的，她不敢說要。

可現在，如雪卻有了勇氣，時不時的會幫著她，今天更為了替她解圍而正面對母親扯謊。

如雪的改變，她都看在眼底了。

「如雪妹妹，」她深深的注視著顏如雪，「妳變了。」

「變？」顏如雪怯怯地問，「姊姊這是什麼意思？」

「從前的妳是不敢做這些事的……」顏無雙輕輕的牽起她的手，溫柔的握著，「現在的妳勇於追求所愛，也敢於為別人發聲。」

顏如雪眼底驀然浮現複雜的情緒，幽幽的一嘆，「姊姊，其實我很害怕。」

「害怕？」顏無雙略一思索便明白了，「妳是說……妳跟梁二公子的事嗎？」

顏如雪嬌美的面容露出苦笑，一開口，語氣充滿無奈、無助及對將來的茫然不安。

「娘跟定安侯夫人自從在通仙觀巧遇後，便往來密切，我知道娘有意將我許配給繼慕凡……」顏如雪眼中蒙上水霧，「雖然我喜歡梁志，可是娘恐怕看不上他，要是娘要我嫁給繼慕凡，我……」

「如雪，那個繼慕凡不是個好人。」顏無雙神情凝肅地說，「妳若嫁給他，是絕對不會幸福的。」

她見識過繼慕凡如何糟蹋繼慕聲，一個毫無憐憫之心的人，絕計不是個好丈夫。相反地，梁志宅心仁厚，不只對人，就連對路邊的一條狗都秉持著良善之心，這樣的人才能配得上如雪。

「我知道，我明白，可是無雙姊姊，妳難道以為咱們的命運能由自己主宰嗎？」

顏如雪想到自己的難處及委屈，潸然淚下。

顏無雙看在眼裡，也是心疼不捨。

是的，她們的命運不由自己主宰，就因為這樣，她嫁給了繼慕聲，還讓鄭眉借著她的手害死繼慕聲。

但那是之前的事了。這次，她會想盡辦法改變它。

「如雪，命運就在我們手上，端看妳敢不敢奮力一搏。」

聞言，迎上顏無雙那堅定的、充滿勇氣與鬥志的眼神，顏如雪心頭震動。此刻，她深深覺得顏無雙像是位勇敢無畏的戰士。

「無雙姊姊……」

「妹妹，咱們跟老天拚了。」顏無雙緊緊抓住她的手，眼底燃燒著絕不認輸的火焰。